

陳君葆

日記全集

卷六 · 1967-71

謝榮滾 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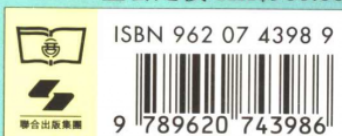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

大時代的證言・新時代的期待

陳君葆(1898-1982)乃香港知名學者，柳亞子曾以蕭何、蘇武、馬融、阮籍、孔璋等漢魏晉唐名人比擬他，可見其之卓犖不凡。三十年代初起即任職於香港大學，歷任馮平山圖書館館長、中文學院教授，並因在日據時期妥善保存善本古籍及有關檔案，獲英皇頒授 O.B.E. 勳銜。

陳君葆終生堅持撰寫日記，直至棄世方休。全集輯錄了陳君葆起自1932年，訖於1982年的日記，並由學者略加註釋。日記內容豐富，展示了香港三十至八十年代這一巨變時期全息圖景或一側面，文獻價值極高，欲了解香港政治史、文化史、教育史、社會史，不可不讀。另外陳君葆學養深厚，思想敏銳，見識廣博，行文波俏，即使僅作怡情養性，同樣不可錯過。

全套定價 HK\$980.00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

陳君葆日記全集

卷六：1967 — 1971

陳君葆 著

謝榮滾 主編

陳雲玉 陳文蔚 陳文達 陳雲湘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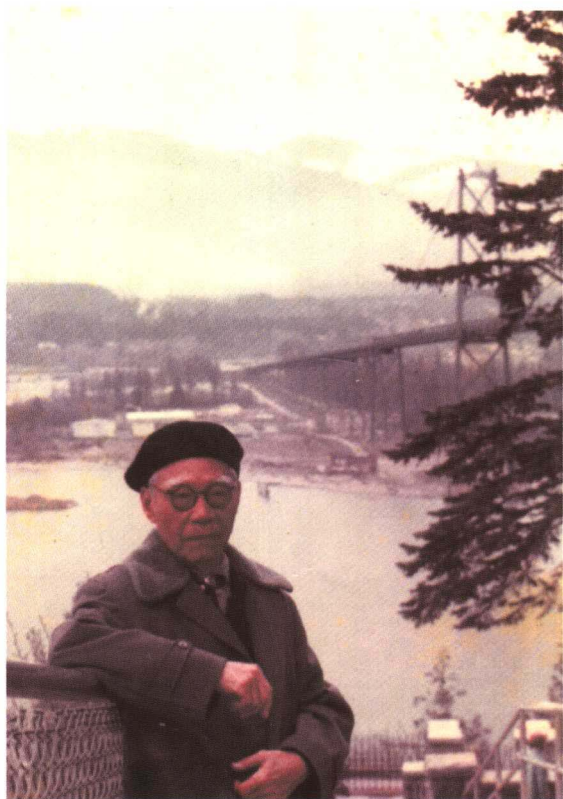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



本書由銘源基金有限公司贊助出版

陳君葆日記全集(卷六：1967－1971)

- 作 者 …… 陳君葆
主 編 …… 謝榮滾
編 者 …… 陳雲玉 陳文蔚 陳文達 陳雲湘
責任編輯 …… 劉存才 黎彩玉
出 版 ……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筲箕灣耀興道3號東匯廣場8樓
<http://www.commercialpress.com.hk>
印 刷 ……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觀塘榮業街6號海濱工業大廈4樓A
版 次 …… 2004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2004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62 07 4396 2
ISBN 962 07 4398 9 (套裝)
Printed in Hong Kong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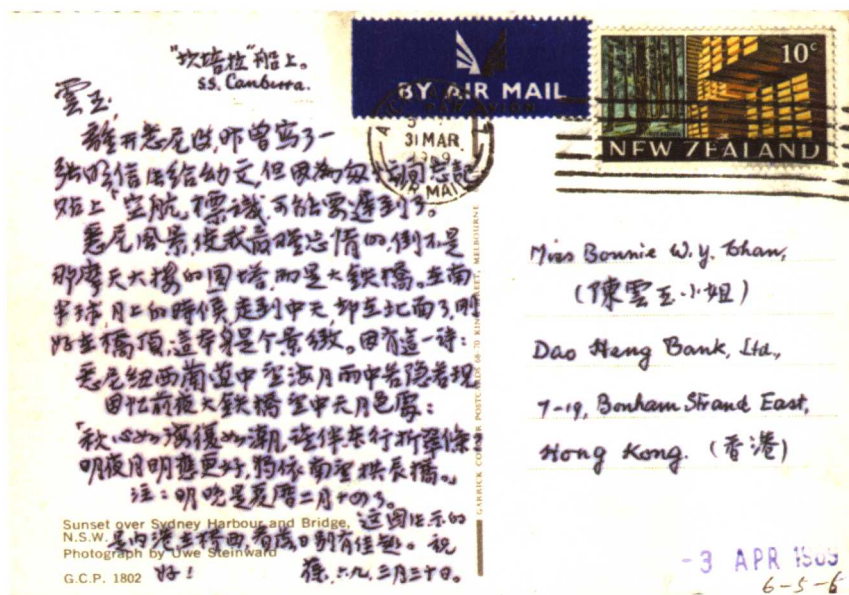
1969年陳君葆在環遊世界途中。(攝於加拿大)



陳君葆在環遊世界途中留影。



1969年陳君葆在環遊世界途中於郵輪餐廳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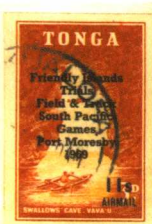
陳君葆在環遊世界途中，由悉尼寄回的信片（背面）。

陳君葆在環遊世界途中，不斷用各國艷麗的信片向家人作出簡報，這些信片不但是《日記》的一部分，也很有特色，故在數十張明信片選取數張，供讀者欣賞。



33. "Canberra"

NATURAL
J. Arthur
PHOTOGR
POST



雲五

這張明信片是從寄
的地方，恐怕是你們不會想像
得到的。它是南太平洋上的一組
小島，在南緯18°至21°間，東經175°
左右，總面積僅269方哩，人口只
而這樣竟在英聯邦體系內是一個
獨立自主的國家。看它的歷史，都
有似近於神話或者傳說，是當
代李氏做了皇帝後就轉移到
這里來過，因而寫下這一篇的。

一觀光看與海島談
瀛洲，究竟相差多少
遠？就這樣看過收
再讀。祝好！徐，翁。

据说，英女皇'65年曾來過這里，
一次在首都 Nukualofa 往過一夜，因此
地方便成為勝蹟了。明天有郵船過
那里就在離岸不遠的地方寄信。
一個半天
現已寄到岸上，送一送，我的想

Miss Bonnie W. Y. Chan,
Dao Heng Bank,
7-19, Bonham Strand E.,
Hong Kong

11 APR 1969

6-67

上、下圖為陳君葆在環遊世界途中，由南太平洋的一個小國湯加寄回的明信片。



Parador Nacional de Tejeda, Gran Canaria.

Photo: P. Lindberg, Oslo (1984, Nordica)

2 CT 65

Produced by BENTZ BROSCHUS, Oslo, Norway. 1984.

點？
事？
此指？
岸而述
六千四百呎
船航行四二
三小時仍
望見。

注：史密爾何蘭地洲沈沒後，
為康納利，河運理斯諸島，
列于太平洋面，有謂沈洲地會
海。

西來昨過何連京，而下台徑原納梨，美里
征帆善夢遠，百年歸約好山邊，此聲入海
先路？為草衡宮恐改時，存安廣世爭驚
地豈從二頃向鳩夷？一舟泊對斯巴馬。
上三系。

GRAN CANARIA

PARADOR NACIONAL DE TEJEDA. Situated near the small town of Tejeda about 35 kilometres from Las Palmas de Gran Canaria.

PARADOR NACIONAL DE TEJEDA. Situado cerca del pueblito de su nombre a 35 kilómetros de Las Palmas de Gran Canaria.

PARADOR NACIONAL DE TEJEDA. Belægen næra den lille staden Tejeda omkring 35 km fra Las Palmas de Gran Canaria.

Photographed and Printed by John Hinde Ltd., Cabinteely, Co. Dublin, Republic of Ireland. Prohibida la Reproducción

6-7-10

上、下圖為陳君葆在環遊世界途中，由康納利島寄回明信片。

INNSBRUCK, Maria-Theresien-Strasse m. Seegrube
und Hotelekar, 2334 m
INNSBRUCK, Maria-Theresia street with Seegrube
and Hotelekar, 7708 ft
INNSBRUCK, rue Marie-Therese avec Seegrube et
Hotelekar, 2334 m

雲玉：
昨晚世位了一晚，昨晚最難耐了，那裏
的湖光山色，計差不多整天的時間都在分
隔瑞典與西國的阿爾卑斯山雲霧疊嶂中
行走，直至下午三時始跨過高達千八百呎
的隘口，俯瞰午間所經過的亞爾卑斯山
都在腳底了，始以五時晚六時三十分才抵
這仍舊雪山包圍着的日奧皇宮陪都的恩
斯勃祿克古城。我們住的飯店就在這古城
中所示向北更在附近一些，因日奧皇宮博物館附
院等建築物緊接附近，因此更近雪蓋着
的山如簾幕了。然兩道中，竟成威易的天象也
似的，比倫敦那邊差遠了。從瑞士那邊到
這里來，半就皆雪蓋，各方面來講，山景
真領呼說的，我也覺淨，雪景這也獨好。
今日上午自由活動，下午才趨向維納納
走，因此趁空兒寫這短簡付郵。徐，四/五。



陳雲玉小姐

Miss Bonnie W. Y. Chan,

道亨銀行

Dao Heng Bank, Ltd.

7-19, Bonham Strand, East.

Hong Kong.

(From: K. P. Chan,
Hotel Grauer Bär, Innsbruck)

MAY 1969

6-6-8

陳君葆在環遊世界途中，由舊奧國皇室陪都的恩斯勃祿克城寄回的信明信片
(背面)。

Portugal Turístico

遠石橋橋追
共頭成費記
隱畔未沽
尊下寄
煙飲書

Miss W. Y. Chan

4, Fung Hai Terrace,

Happy Valley,

Hong Kong.



6-7-9

五月五日環遊里斯本市街登聖
喬治古堡羅士堡
水邊頭城江岸迴，大洋面全失跡
限，園陵極目遮雲樹，播撒存遺
付層灰，薄西金門橋上月，木鏡
玉局七臺臺，登臨加疊蕭，雨
廢井誰曾拂砌苔。
葡京里斯本新道，大橋橋頭路遠
嘉斯河，葡人層樓倚橋，心寄高亭
三藩市金門之橋，玉園陵，心事難
羅馬古碑，寂寞相照一箇年。

陳君葆在環遊世界途中，由里斯本寄回的信明信片(背面)。

壽李凡夫先生

祝君壽且康更祝君年健君思
如女八十載而返應潑面稱觴遠矣
挑毫開咫尺又應陪夜宴

凡先

君標未定年

癸卯
八日

暮雨次楊作甫唐梁樓宴集韵

一雨真同澤而膏園蔬晨芳別葱袍和羹忽憶
月入夢初驚夜談清談家要學泥滑極思秋興
泛觴未妨短策到耕稼拜華搖搖作水曹

君標未定年

陳君葆日記的手稿。

目 錄

1967 年	1
1968 年	139
1969 年	263
1970 年	393
1971 年	459

一九六七年

陳君葆先生活動及日記要目

- 一、對文化大革命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北望神州，真若欲哭無淚，像失去中心似的！」
- 二、對江青表現的感受。
- 三、批判香港有人提倡「香港國」的意見，指出其是荒謬經綸，喪心病狂。
- 四、侯寶璋教授追悼會在港舉行詳情。
- 五、參加反英抗暴鬥爭經過。
- 六、記白潔之、楊士端、楊倬雲憶述當年省港大罷工情景。
- 七、責港英當局逮捕愛國同胞，搜查及封閉愛國學校。

六月九日 星期四

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日

星期四

第一候

昨夜睡得不安，今晨起来头痛，觉重，又雨，步行运动没有做了！

十点，白浩之冒雨至，为述省港大罢工四情，说：起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日商纱厂事件，厥方残酷，工友顾正红，上海同胞群情愤激，慷慨激昂地声讨日纱厂当局，愤怒浪潮不及遍及全国，全上海英租界，沪英当局插手制止上海爱国同胞反对日纱厂暴行的运动，竟视场上上海爱国同胞，因而造成罢工，罢市，罢市如炭重局面，结果，旧中国主军阀统治时期，被镇压下去，遭到惨败。

当时孙中山先生已成立国民政府于广州，他的政策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支援反抗日英帝国主义，发动广州沙面及香港工人大罢工，以打倒其经济及封锁其交通。

行动：自五卅事件爆发以来，港九同胞的常振愤怒，由悲愤变成行动。工人方面原有两个工会，一为华工总会，另一为工团总会，前者比较进步，后者则较为保守，一向两派联合，但五卅事件激动教愤，不约而同地各自号召所属会员团体为反对日英帝国主义暴行而罢工，其中当然有国内亲入某港指导。最先行动的是交通部门，计有邮员，电车等，其中大车，为港轮船，因要疏散工友及居民回穗，皆不行动。自从电车停开，影响最大，居民大部分准备回穗回乡，因而火车轮船，挤迫异常。不久电灯煤氣，亦相继罢工，粮食街市等亦步出。于是港中居民大起恐慌，人人皆争先恐后出外乘船，乘船，以至船车乘客超载重額，虽经办妥负责人再三劝告不能超载，否则会发生意外，但人们一概不理，不肯转船或等。因为大车比较可以超载，故大碍，经过较长时间劝喻，均不肯下车，乃不得不开行，但船则因危险性太大，很见仍不通行，最后用折衷办法，以乘者上岸，下班船他们得优先上车回穗，不过皆被船长的经过相当说服才上岸，人数虽不很多，但载量已减少，行船

一九六七年

一月四日 星期三

今日天氣非常冷，晨早七時，我到外邊去步行的時候，僅 8.2 度，稍前則僅 8.1 度，為入冬以來，最寒冷的一天。午間陽光很好，稍暖，但在室內仍覺冷不可耐，雖氣溫據報告已達 15 度。到傍晚則為 14 度，濕度 27 度，所以非常乾燥。

與馬臨也打過電話，約好下星期一，即九號到這裏來晚飯。

今日在報上讀到《紅旗》今年第一期文章，姚文元的《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一文。

一月七日 星期六

是乍暖還寒的天氣。還未到九點趕過海；回來時已近十一點。

與廖恩德談了一會關於陶鑄也傳聞被批評一問題。

買了一本《語錄》⁽¹⁾，現在這已不難買了！於是轉到大華百貨公司去買些別的東西；在門口遇見了邱文椿，因先謝過他寄來的購物證，然後再談其他。

回到家裏來，黃新彥和一個姓何的有過電話來。

(1) 指《毛主席語錄》。

一月八日 星期日

晨早到紅毛墳公園去作步行運動時，覺得還暖，約 15 度罷，我只穿薄絨衣，外加領毛冷背心。但回到家來早餐後，便覺漸轉冷，並有些寒意了。廖旺來看我，並送了一盒餅和一包臘味來時，他看見我大概有些縮瑟的形狀，經他提醒我，於是我才加了一領棉襖。午間也覺得冷，天陰，到晚七時，天文台報告是氣溫 13 度。

電台又報道：據消息，南京發生工人衝突，死四十餘人後，便逐漸安靜下來。

一月十日 星期二

到墳場公園去步行了兩次，一在清晨，一在弔巢絳霄之喪回來跑馬地路經時。慰唁黃益初時，與他談了一些往事，原來他與絳霄同年，均為六十九，然而益初蒼老得多了！

報章文字有用地方話而寫得極有趣者，如上週《週末報》李鋒集談《總統之死》一書，說：書中所述，不免牽及當時任副總統的約翰遜，對約翰遜禽禽青⁽¹⁾要登上總統寶座有所描述，以致約翰遜要發表談話，替他自己辯護一番！「禽禽青」三字可加圈點。

（1）禽禽青，廣東俚字，意為匆匆忙忙。

一月十一日 星期三

感覺有點感冒，因此晨早沒有到外邊去作步行運動。

聽午間電台廣播，有幾件大事：一、約翰遜國會咨文，要求增加所得稅以應越南戰爭龐大支出的需要，槍炮與牛油並重；二、南斯拉夫反對召集共產黨國際會議。

一月十二日 星期四

讀了 Jan.16 的《News Week》刊李普曼一文。（以下為英文

摘錄，略——編者註）

李普曼論越南戰爭立論如此。但時時刻刻總想着：越戰與中國脫離不開關係，因為太密切了。

傷風仍不見癒，只好於下午趕快去看廖恩德醫生。也談到一些關於時局的話；廖說：看最後勝利屬於誰，現在仍不敢說毛澤東一定得晒（廣東俚語得到之意）也，我們只有站在一旁看這齣好戲罷。

一月十四日 星期六

晚應邀到謝君讓家裏去打邊爐，不曉得是否自己腸胃不好，稍為飲啖了一些，又喝了點酒，覺得不大舒服，便於席未終先辭回來，早點就枕想多睡一覺。前些時買來的兩盆菊花，已開殘了，唯剩得淺紫色的一枝，開得仍可觀；不曉得是否天氣太寒而乾燥，抑或藝菊的知識不足，缺水，故爾早謝，因此就把剩餘的一朵折下來，養在瓷瓶中，看能存活幾日！詩以詠之：

不誇魏紫與姚黃，陶令風流意興長。

過盡九秋思晚節，獨余一朵礪清霜。

好花才剩一枝開，萬紫千紅為底來？

記得白衣曾送酒，可能留醉盡余杯！

郭德俊想找費爾巴哈的《基督教與國家的起源》一書。似為葉譯；曾告訴他試找劉弼一問。

一月十五日 星期日

天氣冷，又風大，因此早上沒有到外邊去做運動；同時又感到不十分舒適，鬧肚子似的。

才八點多，士端打電話來，問今日是否有空閒時間一談敘。我說，正想大家談一談，但不知你近來身體怎樣——他說，已完全好了——完全好了，這倒從你講話聽得出來，不過今日要談，仍要你移至到我這裏來了，因為我不曉得怎樣，肚子有點不大好過。他說：我明白了。於是他約定，九點多十點左右，到鳳

輝台來。

也在這一小時當中，我得「大解脫」，於是全體覺得輕鬆了。

士端來，我堅持留他在這裏午膳，以便多談一些問題；他現在已甚麼教學工作都摒棄，真也如野鶴閒雲了。

關於陶鑄之被抨擊，士端說，初時的看法還以為是苦肉計，現在看，不可能是苦肉計了。是的，廖恩德在最初看到消息時，也說大概是做來看的。推測可能錯了。今代哪裏還有黃蓋這樣的人！

問題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為甚麼已數十年同甘共苦搞革命的人，出生入死，曾參加過萬里長征，曾共過大鍋飯，到此時大功告成，卻一個個地會變成反動，變成牛鬼蛇神？周恩來受到大字報攻擊，劉少奇、鄧小平看來要被推下來了，陶鑄的宣傳部長，才登壇未幾，烏紗帽才戴上頭來，一聲號令未施，便被拖下來遊街示眾！已知其有站在「當權派」一邊的嫌疑，又何必讓他上台，掌握大權，然後罪他。是給他，使他先入圈套，然後揭發他的「黑」的罪狀，以警其尤呢？抑或鬥爭中有難言之隱！這也是局外人不得其解者！目前來說，佐命者惟周恩來、林彪、陳伯達、江青等數人，寥寥若晨星，寧無孤單之懼！然而真正為的是甚麼，也百思不得其解。

問題在江青以她的資格、才識論，究竟能否孚眾望，能否肩負得起這樣的重大責任。

一說到枕邊人的問題，士端還對我說過很多關於周恩來與鄧穎超，李富春與蔡暢的趣事。周恩來傷了一隻手，據說是因夫婦間口角，為鄧穎超推仆於地，無意中毀壞的，當然也是年青時的事了。

午飯時談到兩點多。飯後士端要走，我陪他去搭車，因順道到紅毛墳公園去一遊。當時跑馬地忽颳起大風來，沙被捲起遮蔽天日，如旋風模樣，因也借墳場公園一避狂風。這時候，士端告訴我關於中文大學的一位姓程的，教植物學，但詞寫得極好，是借花木做題材為他的女兒寫的。士端說，書找出來要給我看。還有位姓胡的，已從文理學院退休了，會看相算八字，亦奇人也。